

時光藤蓆

月低了，我躺在古老的藤蓆上，回憶如一群魚從夜的深處游來，帶著我漂向夢的邊緣。這張藤蓆是祖父從印尼井里汶帶回，採取天然特級上白藤，手工編織，緊密均勻，沒有一絲毛刺。年輕的祖父猶如一滴水珠，把自己逼進南洋，在波濤洶湧中翻滾，在世事紛擾中動盪，他沒有被淹沒，憑藉著膽量和視野，乘風破浪，站上了浪尖，趁勢搶下灘頭，經營煙草、橡膠和香料等生意，激起耀眼的生命浪花。

謀求豐沛財富之際，祖父也追求血脈延續的意義。年富力盛的他衣錦還鄉，購置田產、起建大厝並與祖母成親。祖父和祖母躺在光滑細緻的藤蓆上，呈現自身本色，毫無修飾的慾望就像原始的藤條，經線壓緯線，緯線壓經線，縱橫交織中形成新的生命。隔年祖母生下一女，之後幾年，再濃烈的情愛也遲遲無果，沉默的失望和現實的需求，推著祖父再次出洋。

祖父猶如飄忽不定的幻影，卻比烙印更深刻，纏綿悱惻的光陰成為祖母深夜的懷想。夜裡，祖母睡著藤蓆，孤單到幾乎窒息也絕不吐露一絲閨怨，幸好藤條的柔韌與堅韌織成一片寧靜，默默吸收她的汗水與淚水。

祖母心坎的不安感，逐漸打磨蓆面，原本咬合緊密的部分出現鬆動或縫隙。存在心底隱密又幽怨的感情，變得嘈嘈切切，令她輾轉難眠。祖母拿來一盆溫水，放入少許鹽，沾濕毛巾，細心地擦拭藤蓆。蓆面每一條藤條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，無法逃脫，一旦出閣就會面臨打壓或修剪。祖母清楚，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填補祖父承接的家族血脈，她只是紋路序列的一小部分，任何抵抗和改變都是徒勞。

清洗過的藤蓆，色澤從黯淡無光變得簡約質樸，祖母靜靜地躺著，讓睡意慢慢發生。

祖父再次回鄉，春秋鼎盛的他顯得意氣風發。憑著祖父的渴望和熱情，翌年，祖母終於誕下兒子。新生的生命痕跡是屬於個體的，但他不僅僅屬於他自己，他還歸於祖父、家族和整個宗族。祖父將印尼萬隆帶回的蠟染布，製成嬰兒背帶和嬰兒服，把新生兒襯托在熱帶氣候的氛圍，隔絕家鄉的寒冷與貧瘠。

這張藤蓆，祖父和祖母又睡過三個夏天，祖父便前往碼頭準備下南洋。祖父看著奔騰的大海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他企望與世界發生碰撞，獲得更多名利。他以成功者的姿態返鄉，又以果敢英勇的模樣離開。祖母望著祖父硬朗的身影，飽含溫情的眼神如涓涓細流，依戀之情不竭地流淌。

從此以後，藤蓆再也沒有留下祖父的身體的氣味和溫度。

夜深人靜，祖母總與思念發生撕扯，讓藤蓆產生鬆邊和露筋。「翠浪萬回同過影，玉沙千處共棲痕」，上頭深深淺淺的情感斑漬和歲月碎屑，取用鹽水也不能去除，那是日子刻下的幸福印痕和隱隱作痛的離散。人生充斥著紛雜的物質，實體與虛幻交疊錯落，不停地攪亂思緒，促使祖母顛倒夢想，由愛生怨，生命能量不斷被消耗，終至枯竭。

父親繼承這張藤蓆時，正值青春躁動的年紀。十九歲的他，失去父母所有的呵護，遭遇種種磨難，唯有藤蓆讓他感覺父母的關愛沒有消逝，仍然如此堅柔並蓄。即便藤蓆的邊緣已經開線，父親照常把疲憊瘦弱的身體攤平在藤蓆上，溫燥涼血，去脾伏火，呼吸變得綿長，心情稍顯舒適。厚薄均勻的藤蓆看似空間有限，一旦進入亦虛亦實的夢境中，擺脫常理與邏輯，賦予父親無限的生命形態，被壓抑的抱負和被剝奪的理想，在此流轉不已。

醒來後的父親充滿精力和生氣，繼續以獨立的姿態，在這個薄情的世界認真地活著。

藤蓆的人字紋路，以交錯互鎖的鋪設作為結構，密度堅實耐用，藏得住父親重重的心事。血氣方剛的父親不如紋路耐磨，細滑的觸感偶爾會喚醒他對人的幻想，尤其是溫柔似水的女人。父親的靈魂可以在夢中雲遊，清醒後肉身照樣孤單，不曉得還要熬磨多久，才能擁有一點鏗亮的情愛。

過了好幾年，伯祖母替父親辦成婚事。從那天開始，父親母親相伴而眠，任時間在藤蓆上游弋，融入親密、摩擦、妥協，生活也多了浸潤的煙火氣。

母親試著把藤蓆損壞的部分修補，期望銜接富足的往昔和深遠的人事物。她把尼龍線紮進纖維斷裂處，與舊的藤條連結起來，延續蓆面的完整；磨損的邊緣，她用布條包裹起來，用針線逢牢，防止好光景從此散脫。可惜光靠母親的縫縫補補，不能重新串起家族的脈絡和富饒。

睡過兩代人的藤蓆，銘心刻骨的過往讓蓆面油潤光亮，富有情味且獨一無二。母親試圖把自己的生活軌跡編織進去，卻沒能感知到父親的疼痛和喜好，也難以融入這個家族的內核。

睡在藤蓆上，母親覺得體內溫熱的氣息一絲一縷被吸走，盎然蓬勃的氣血變得越加冰涼，涼得她渾身潮冷。即使天氣赫赫炎炎，她一直感覺骨頭酸疼，皮肉森涼，連父親熾熱的體溫也不能溫暖她。或許因為母親睡不慣藤蓆，經常失眠，身體沒有足夠的量能懷孕。父親有點自責，他捲起藤蓆放在灰暗的角落，同時藏起一個豐沛又困頓的年代。母親以另一種方式獲得喘息，體內能量溢出，接連生了三兒一女。

我經常在屋裡屋外，找尋被封存的歷史痕影。擋在面前的紅磚牆壁，不是不能突破的壁壘，而是一條通往過去的機關。我雙手撫摸每一個磚塊和磚片，

看似簡單的砌牆，其中暗藏規律的排序，紀錄這個家族的春秋。

父親教我一首歌謠，「舊年番銀一寄來，今年大厝起連排，海口帆船十多艘，我家洋樓紅磚壁。」婉轉的旋律，似是一種善意的引導，帶我走入故物故人的深處，成為他們的知音。舊日辰光與我產生連結，像南飛的燕子，像迴游的鮭魚，留下了印痕標誌家族的位置、祖父下南洋的方向以及冒險探尋的邊界。

某天，我想看包覆父親生命開始的嬰兒背巾，溜進祖母生前的房間探索。房內有股深沉幽長的甜味，陶醉之餘，突然光線暗了下來，嚇得我心臟緊縮，渾身起雞皮疙瘩。我雙手合十跪在地上說：「阿嬤，我是您的乖孫啦，不是壞人！」陽光再次從天窗落下，光影逗留在右邊的牆壁，我下意識貼近觀察，撫觸拍打，有塊磚傳來空心的回音。我用力地推，磚塊竟然能移動，露出一個孔洞，裡面藏著幾個銀元和一瓶丁香精油。

我拿著這些寶物打算離開，忽然被不明物體絆住，低頭瞧見一捲蒙上灰塵的藤蓆橫在腳邊。藤蓆老舊不堪，毫無人氣，讓我懷疑祖父祖母、父親母親是否真的在此留下光陰的紋痕。後來我才明白，有些痕跡是狂風也不散的。

我將銀元、丁香精油和藤蓆交給父親。父親靜默地看著這些故物，然後，把我的發現，還給我。

回到房間，滴了幾滴丁香精油在手帕，數十年的精油竟然沒有變質，聞起來高揚辛辣，彷彿有股溫暖的張力在我體內甦醒。

以卷筒方式收納多年的藤蓆，攤開依然平整，不會翹邊。我一遍遍擦拭，白色毛巾染上淡淡的褐色，那不是原藤褪色，而是祖母寄存的情感，被歲月過度打磨而落色。祖母以為祖父在遙遠的城市，早已變成另外一個人，就算他想要脫身離去，回家鄉過著閑逸的日子，無形的人際藤蔓纏繞著他，很難解脫。即便知道祖父回不來了，祖母依然在等待，她的感情沒有變質，亦如被棄置不顧的藤蓆，既不生蟲也無異味。

我用棉花棒沾取稀釋的酒精，把藤蓆間縫的霉斑除去。霉味中摻雜丁香的甜味，原自祖父的丁香煙和祖母的丁香精油，形成一股氣流，夾裹著我。他們還把這股味道藏在家餚中，馬鈴薯燉肉、紅燒排骨、滷爌肉，經過丁香香料的潤飾，那背影、那張臉、那個手勢就充滿意味，一旦聞到嚐過，模糊的記憶又真切了。

關於祖父在南洋遺留的產業和舊事，滿肚疑團又不能發問，喉嚨繃得緊，我會含一粒丁香在嘴裡，讓辛辣帶甜的滋味緩解雜念，然後喝杯水，疏通卡在喉頭的困惑。沒人告訴我這個秘方，冥冥之中有條痕路讓我依循。

父親拿來藤蓆專用的修補膠帶，還有他小時候用的嬰兒背巾，原來他留意

到我沒有找著這條背巾的失落。背巾由藍色大牡丹和黃色小牡丹組成，底色為橙色再搭配紫色的樹枝，構圖充滿活力和貴氣。湊近端量，布上有細小的白點，白點露著輕微的裂痕，是凝固的蠟裂開，染料從縫隙滲入所造成。那些裂痕亦如父親心裡的留痕，會和記憶產生迴響，與故物產生勾連，染出內心的共鳴，時而單調暗沉，時而色彩斑斕。

我和父親一起修補藤蓆上的破損。我倆面對的不只是藤蓆，還是一部出洋客的移民史和家族史；修補的也不僅是破洞，而是一段又一段的殘缺歲月。我們對其有所知曉卻又一無所知，只好在累累陳跡中，不斷去找尋認領被隱去的時光。

回憶一直在擴散，我又聞到丁香的味道。

修護好的藤蓆恢復光潤和柔韌，父親深情地來回撫摸蓆面，默默地感受那股熟悉的觸感與氣息，紋路深淺處，來去人不同，他眼角的魚尾紋沾著濕潤的傷感。父親說，這張藤蓆就傳給你啦，要好好珍惜。這句話在我的心扉劃下一縷痕印。

藤蓆再現，來日可期。存在必留痕，藤蓆上的舊跡還在，一代接著一代，時光疊加，從我開始又添新痕。

睡在藤蓆那晚，特別安穩。夢中，祖父出現在海邊，領著我眺望浩瀚的大海，他鼓勵我向前奔騰，與海水發生激撞。生命的洶湧澎湃來自波濤、暴雨與狂風，不需擔心枯竭，不要害怕沉沒，只要義無反顧地流動著。我隨著祖父四處漫遊，進入時光的縫隙，目睹家族一些人物的命途。祖父的聲音回盪在耳畔，他提醒我別拘禁自己的目光，勿囿於時空，世間還有許多痕影等著我去發掘。

清醒後，心頭那片大海還在湧動，似乎海的另一邊有什麼在等著我，非得我親自前去確認。多年後，我飛往印尼，走遍雅加達、巴東、泗水、萬隆等城市，試圖在祖父曾經的蹤跡上疊蓋我的足印。

我坐在祖父舊居附近的花園，抽根祖父最愛的丁香煙。手工捲製，一頭粗一頭細，煙草中加入丁香花梗切片，還沒開始抽就聞到濃郁的丁香味。吸一口，有點辣，同時摻雜類似肥皂水的味道，隨著一縷藍白色煙霧升起，又甜又焦的氣味襲來。再吸第二口，煙頭劈哩啪啦地響，若猛地一吸，還會出現火花。

初嘗丁香煙，伴隨莫大的悸動，老家的舊藤蓆就有種類似的味道。多少個夜晚，我就被這股隱密的氣息包圍，阻擋夢魘。

我買了加里曼丹島的馬辰藤蓆回國，原先不喜歡藤蓆的母親，竟然想試睡看看。她躺在藤蓆的一邊，另一邊的位置留給父親。軟薄透氣的質感，平息母

親這些年月的掙扎和燥熱；飽滿勻稱的編織，讓她拾回細碎的殘夢，合攏成一個安穩的睡眠。然而，靜謐的時光從藤蓆另一半的空位流過，宣布父親永遠的缺席。

我和母親各自躺在新舊的藤蓆上，任光陰漫卷，於千迴百轉的編排、縱橫交錯的紋路，乘著星辰在如夢的人生中，或漂游，或徜徉。